

电影文学剧本

向导

邓普 著

5.7

中国电影出版社

内 容 说 明

朝觐西汗的长者们，是生活在人烟稀少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里的劳动人民，自从英、俄帝国主义者开始侵入这里，他们就被逼做向导。中国人民解放军生产建设兵团进军和开发这里，是请他们做向导。通过几代人的做向导经历，反映了社会的变迁。剧本着力刻画了维吾尔族劳动者依卜拉欣和他的孙子巴吾东的动人形象，深深地同情他们遭受的痛苦，歌颂了他们的爱国主义品质。

向 导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8 1/2 插页: 2 字数: 67,000

1983年6月第1版 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3,800册

统一书号: 10061·422

定价: 0.44元

塔里木新绿洲。

千里春色在我面前展开，万里鲜花向我迎面扑来。奔腾澎湃的河流，喷发着我们时代激昂而奋发的气息，在我面前滚滚东去。

我站在船首。柴油船《塔里木三号》正在鼓轮前进。白色的浪花在船头激溅，成群蓝鸽在头顶飞翔，几千只白色的水鸟在河面的低空鸣叫，新近竣工的拦河闸，在不远的地方拦腰截断宽阔的河面，二十四孔闸门飞泻出一排排白练似的瀑布。

我每次登船，总爱站在船首，仔细地浏览我们家乡这条美丽的大河。那两岸整齐而茂密的白杨林带，那闪光而葱郁的广阔田野，那越来越繁盛的街市和居民点，总是使我心情无比激动。

我的童年，是在这条河开始的。我清楚地知道，在不是太遥远的十多年前——也就是本世纪五十年代以前，这条河还是古老、荒凉、原始、死寂的同义语。它在浑沌的岁月中度过的时间，总该有一万年或者一百万年以上了。因此，对于它在短短的时间一下子就从原始生活跃入近代

生活，我，作为这条河流的女儿，心里总是抑制不住翻腾起很多往昔的回忆与严肃的思考。

我爷爷的祖父依卜拉欣从农奴主赛义德的庄园逃跑到这片人烟极其稀少的地方的时候，沿着河边走啊、走啊，从沙枣树开花一直走到河水结冰，没有遇到一处农民的村落和庄稼地——人们还没有能力利用这条经常改道的沙漠河流进行农业生产。祖爷爷用一段被盐碱蚀空树心的野胡杨造了一只独木舟，当时就算唯一能在这段河上“航行”的船只了。一直到他的孙子（也就是我爷爷）年老的时候，还在划着这只独木舟，把我带到这里的所有小港、浅湾、苇湖、盐沼找寻一切可以充饥的食物。整个这一大片地方，只居住着爷爷和我两个人。

我的祖祖辈辈，都是被洋魔鬼以及同洋魔鬼勾结的巴依（地主、庄园主）赛义德害死的。

“塔里木也来过外国人？”

船上，一百多个系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围在我身边，诧异地看着我。

我们这些塔里木的孩子们，不管是汉族的，还是维吾尔族的，都是在开发塔里木垦区以后诞生的。他们小时候的乳名，有的也跟这条船的名字一样，叫“塔里木一号”、

“塔里木二号”……不管叫多少号，反正都是在我们祖国最幸福的年代诞生的，他们谁都没有见过巴依和帝国主义者，也没有尝过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滋味，不知道帝国

主义者曾经把塔里木看作是任由他们征服和宰割的荒凉地域，他们在这里欺负我们中国人，跟欺负所有殖民地的人民差不多。

“别妮西汗姑姑，给我们讲讲吧。”

是的，我要讲的。今天共青团和妇联给我的任务，就是带着孩子们乘着这条船，去看看塔里木垦区一些值得看的地方，沿途给他们讲讲塔里木的过去和现在。

那么，好吧，孩子们，让这条大河作我们的学校，这条船作我们的教室，在明媚的阳光下，我们开始上课吧。我象一个真正的教师那样，在孩子们跟前展开一本书。

我展开的不是学校课本，是一册洋人写的书……

一册三十年代翻译过来的洋书：

EXPLORATION IN TAKLAMACAN

中译名：

塔克拉玛干沙漠探险记

哈定博士著

“……当爱新觉罗氏之大清皇朝日益衰微破败的时候，我得皇家地理学会之资助，并获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钦准，得以经由里海以东之俄属土耳其斯坦

进入中国新疆之塔里木盆地西部——这广袤之荒凉地域，近年来俄国人称之为东土耳其斯坦……”

（随着哈定的叙述，进入画面），

彼得堡。

塞罗宫。

一只青铜铸的凶恶兀鹰用爪子抓着一幅亚洲地图。镜头拉开，这是尼古拉二世工作的偏殿。

穿着军服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对着墙上悬挂的中亚大幅地图指划着。哈定作为他的客人，谦逊地站在旁边。

沙皇手中的红铅笔指着中国新疆南部的喀什噶尔、叶尔羌河、塔里木河……一直指向罗布泊。

哈定有礼貌地接过红铅笔，在地图中布满小黑点的椭圆形区域虚划一圈——这里标志着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尼古拉二世明知我国对亚洲荒漠并无领土要求，但对于我征服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还是颇具戒心。我向他说明，那里的古代城市买齐提极度吸引着我，它被大沙漠掩埋了一千多年了。那时候，无论是我们条顿民族还是他们斯拉夫民族，对中国这座古城都远远一无所知。最后他总算同意了我的探险工作是为欧洲争光的说法。可是这座古城到底深埋在什么地方，目前上帝也无法告诉我……”

（随着哈定的叙述，画面迭入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边缘地带）：

沙海，夕阳。

死树，荒冢。

暝鸦零乱，征马踟蹰，驼铃暗哑，惊沙入面，哈定的探险队在一处没有人烟的荒破村落愁苦地徘徊。

镜头摇向沙海：西风残照，暮靄沉沉，黄沙莽莽，地老天荒……

血红的夕阳在枯死了不知多少年代的胡杨树投下暗紫色的阴影。

一个暗紫色的人影举着望远镜。在他的眼前，展开完全光裸的连绵不绝的庞大沙丘，巨型的半月形沙链，显示风暴足迹的密密地鳞状沙纹。

哈定放下望远镜，倒抽了一口凉气。

“……我认为，这是地球上所有沙丘掩覆的荒地中最可怕的了，乃至在土著居民中竟无法找到一个向导，可以把我带进这冥王星般的世界。于是，我只好求助于喀什噶尔城的欧洲政治权力……”

（画面迭入喀什噶尔城）。

喀什噶尔城。

一面沙皇俄国的国旗赫然出现，这是沙皇俄国驻喀什噶尔的领事馆，门外两个武装的哥萨克兵站岗。

又出现一面米字国旗，这是英国驻喀什噶尔的领事馆，门外坐着两个头缠红布的印度籍看门人。

镜头推到一间房顶上竖着十字架的屋子前，这是欧洲传教士在这里设立的基督教堂。

基督教堂内。

英国领事麦克达尼看着哈定的护照。

“哈定博士，您既然持有大英帝国的护照，为什么不住在英国领事馆，而偏要住在教会呢？”

“领事先生，因为俄国在这里也设有领事馆，而我，是第三国的地理学家和考古学家。”

麦克达尼略带讽刺地：“想必是尼古拉二世为您提供了一切方便，所以您不愿取道印度，而宁肯穿越成万里的俄罗斯土路来到这里。”

“您当然非常清楚，俄国的沙皇在金钱上是最吝啬，而在领土要求上则是最贪婪的。”

麦克达尼耸着肩膀：“但是我不明白，女皇陛下为什么要为您填补沙皇陛下的吝啬。”

哈定出奇地沉静，而且相当强硬：“不止填补，而且需要全部支持，包括向中国官员打交道时提供可以意识得到的政治压力。”

麦克达尼佛然，把护照还给哈定，站起来告辞。

哈定一把抓住他的肩膀，让他留下。

麦克达尼已有愠意：“哈定先生……”

哈定：“您可以对我取道俄国而满腹狐疑，但是俄国内阁总理维特伯爵的考虑，大英帝国是非常想知道的。假定俄国在欧洲方面对付不了英国人的话，他们的陆军大臣库罗包特金将军已经奉命在亚洲方面对英国敏感的部分——印度作出姿态。”他从容不迫地从里襟取出一件火漆封口的信件，继续说：“我的朋友威伦勋爵获悉我亚洲之行后，派人秘密嘱咐我取道俄国。这是我将万里之行的所见所闻写给他的长信，请领事先生转送伦敦。”

麦克达尼肃然：“我愿意为威伦勋爵尊敬的朋友效劳。面下，请嘱咐我……”

哈定轻松一笑：“法国人说，政治是一种肮脏的勾当。我现在可以完全摆脱达种勾当，专心致志从事我的沙漠探险活动了。我请您帮助找寻一个向导。”他着重指出：“一个能够把我带到买齐提古城的向导。”

麦克达尼而有难色，思考一阵，有了点主意：“您拜会过达里的中国官员了吗？”

“没有。”

“可以拜访他，让他为我们办这件事。当然，这得准备一些能打动他心灵的礼物，领事馆可以为您办妥一切。”

“我不想主动拜访他。”

“这在礼节上……”

“在礼节上，俄国领事彼特洛夫一定要提出陪同我去，因为我是沙皇的客人。这么一来，事情就弄糟了。中国人在《伊犁条约》和几次中俄勘划边界的条约中丧失了大片领土，他们吃尽了俄国人的苦头。我要是作为俄国的客人出现，中国官员将要对我封闭一切进入塔克拉玛干的门户。”

“那么……”

“我愿意英国的领事先生陪着我在喀什噶尔的街头浏览一番，让中国官员知道我的到来以及我的身份……”

三

喀什噶尔大街。

艾提尕清真大寺。绿色的圆塔，橙黄色的琉璃瓦和金碧辉煌的大拱门。寺院里传出肃穆的宗教鼓乐声。

缠着白头巾的，留着长胡子的，穿着白色长大袷袂的虔诚的穆斯林老人。

戴面纱的女人。

清真大寺对面的大巴扎（集市）上，万头攒动，熙熙

攘攘：拉骆驼的，赶毛驴的，烤羊肉的，卖抓饭的，卖无花果、巴旦木、杏子、桃子和各种鲜香瓜果的，剃头的，打铁的……

收购皮毛，推销毒品，贩卖粗糙皮革制品的俄国商人。

出售时钟，批发洋布，贩卖西药的欧洲商人。

到处跑腿兜揽生意的印度捐客。

熙熙攘攘的闹市外，一个僻静的角落摆着一个十分可怜的小地摊：半塔哈（口袋）野生的沙枣，还有一堆天晓得从哪里拾来的古代钱币，几个非常古老的陶器，甚至还有锈得非常厉害的古老刀子和箭镞。

这个显然没有人光顾的小地摊，蹲着一个好象从来没有刮过脸的、衣衫十分褴褛的维吾尔族老人。旁边是跟他一样寒伦的他十二岁的孙子。

小孩显然是饿极了，抓了几个沙枣填进嘴里。

老人的目光从可怜巴巴的孙子身上移开，瞅着那边热闹非凡的、飘出羊肉香味的烤肉摊和散发面饼香味的烤馕店。

他默然无声地扫视着自己这个卖破烂的小地摊，忽然从小堆古代钱币上产生了点希望。他拿起几个古钱，交给了孙子。

小孩拿着这些古代钱币跑到卖馕的商人那里。那个商人起初莫名其妙地接过古钱，后来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差点把圆滚滚的大肚皮都笑破了。

胖子商人把那些古钱扔出铺子外面。

古钱骨碌碌地在街上滚了一阵，滚到一伙路过这里的欧洲人跟前。哈定顺手拾起一个，很感兴趣地看着，后来从衣兜里掏出放大镜，仔细地瞅起来。

麦克达尼：“哈定博士，这个钱币很有研究价值吗？”

“是的，这是一千一百九十年前中国唐代的钱币。”

古钱上镌刻着四个字：开元通宝。

“啊！”

几个欧洲人都停下脚步，互相传看这个稀罕的古钱。

热闹的大街上传来敲锣的声音。大巴扎熙熙攘攘的人群，惊惶地向两旁躲避。

街上出现一支光怪陆离的队伍。

几个头缠黑布，腿上打着绑腿，黄褂子的背后有个“勇”字的清朝士兵，为出巡的官员开道。走在最前面的一个执着一面锣，每走五步就打一响：

“当”。

士兵的后面跟着几个手执木棒和皮鞭的差役，驱逐沿街行人。

接着，持“肃静”和“回避”木牌子的穿长袍大褂的执事出现了。满清政府的喀什噶尔道台大人坐在一辆太阳车里，一匹壮大的驴子拉着车子缓缓而行。左边一个听差给道台大人捧着茶盅，右边的听差为他打着遮阳伞。

不懂得城市礼仪的摆地摊的维吾尔族老人回避不及，

挨了差役一皮鞭。另一个恶狠狠的差役抡起棒子，差点就向小孩打去。老人急忙护着孙子走开。

他正好撞在一个穿得很阔气的维吾尔人身上。那人一双凶恶的眼睛圆鼓鼓地盯了他一阵，认出来了，这是从他庄园跑掉的农奴：

“依卜拉欣？”

老人一抬头，也认出庄园主了。他惊叫了一声：“赛义德！”

老人不顾一切地拽着孙子就跑，立刻就消失在纷乱的人群中。

他一跑开，那个摆卖破烂杂物的小地摊，便给惊惶奔避的行人踏得稀烂了。

一切纷乱场面都被挡住——道台大人的车驾在镜头前面。

道台一眼瞥见那伙欧洲人，好奇地看了陌生的哈定一阵，对亲随蒋师爷附耳低语。

车驾走过了。头一次目睹这一盛况的哈定，赞叹不已：“真象神仙下凡一样。”

“是赋予权力的神仙。”一个欧洲商人说。

“有赖于异国权力的赋予。”一个欧洲传教士轻蔑地说。

“但是我国的权力，乐意维护他这种显赫声势。”

英国领事麦克达尼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瞟着俄国领事

馆悬挂的国旗，大家都懂得了这是什么意思。

他们一边谈论着，一面踱着优雅的步伐。一不小心，哈定的皮鞋踢着一个挺重的东西——一只破烂的陶罐。

哈定猛然在那个被踏得乱七八糟的地摊上站住。他的脚下，是成堆的中国古代钱币，还有不少可惜被踏烂了的古代文物。他一下子就呆住了，碧绿的眼睛闪着狂喜的萤光，几乎想把整个小地摊拥抱起来。

“卖东西的人呢？喂喂，人呢……”

人，显然是找不着了。

四

基督教堂内。

欧洲的外交官们，传教士们，商人们，太太们……纷纷欣赏哈定从街上拣拾回来的古代文物。它们已被整理和装饰得异常醒目。

古代的刀子和箭镞，用绿色的呢绒垫子衬托着。

古代的陶器（虽然是破损的），被珍藏在古铜色的盒子中。

古代的钱币用醋酸洗得光灿发亮，装嵌在猩红色的金丝绒托垫上。

麦克达尼惊异地站在这些古代文物前，无限神往。他问：

“哈定博士，找到这个摆地摊的人，肯定能当您的向

导吗？他一定能把您带到买齐提，这点已确定无疑了吗？”

“如果不是买齐提古城，那么他带我去的地方必定是价值更大的古城。”哈定把放大镜递给领事，介绍一件古陶器的饰纹：“这是公元前三世纪的陶器。”

“多少？”一个传教士吃了一惊。

“它在耶稣基督诞生前三百年就被这里的人用陶土烧制出来了。不列颠博物馆，大概肯为它付出一千英镑的代价。”

太太们为这数字发出一片惊讶的声音。

商人：“如果整个买齐提挖出来，那……”

另一个商人：“成千倍？”

“那是好几船鸦片的价钱啊！”那个商人惊叫起来。

哈定欣然地说：“我很欣赏这种有远见的估计。”

“好的，”麦克达尼决定了：“我们应该为找寻这个向导不惜化出代价。”

敲门声，仆役引进一个人来。这人头戴瓜皮帽，身穿马褂长袍，后脑勺拖着条辫子。他就是喀什噶尔道台的亲随蒋师爷。

“诸位先生，道台大人今晚设宴为哈定博士洗尘，请诸位都做他的宾客。”

他把一张张大红请帖分送给每个外国人。

五

喀什噶尔道台衙门。石狮子，牌坊，大厅门前挂着火灯笼。大厅内灯烛辉煌，嘉宾满座，一片寒暄客套的语音。

门外衙役高声传呼：

“俄国领事彼特洛夫大人驾到。”

道台和一些官员拱手迎客。

彼特洛夫向道台答礼：“我荣幸地参加阁下为哈定博士设的盛宴，预祝他征服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成功。”

“赏光，赏光。”

“我同样荣幸地提醒阁下，沙皇陛下的探险家来征服别的地方的时候，也应受到同等礼遇。”

道台一面把彼特洛夫迎入内室，一面说：“贵国也实行‘机会均等’的外交主张了？”

“阁下如果不高兴这种主张的话，沙皇陛下传统的外交主张早已见诸《伊犁条约》。”

“哈哈，阁下太认真了。其实那个探险家，只不过是企图证实民间流传的一段神话。”

彼特洛夫是一个二十五岁的上尉军官，保留着俄罗斯贵族纨绔子弟骄横跋扈而又矫揉造作的习气。他对于此地民间传说也知道一些，就不放过显示沙皇使节博学的机会：

“这段神话说，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腹部——那是鸟儿也飞不到的地方，有一座宝城。宝城的墙是玉石砌的，屋顶是用金子铺的，沙枣树上结的不是沙枣，是价值连城的红宝石……”

“一颗就能换五万只羊，哈哈……”道台打罢哈哈，表明他对探险家并不耽心，“阁下当然也知道，去找宝的人从来没有一个能活着回来，他们不是在沙漠上给毒烈的太阳烤死，就是找不到水喝给活活渴死。”

“不，有个老头子活着回来了，而且连他的孙子也去过那里。”

“哦？”

“这个老头子非常熟悉沙漠，他是追踪一只负伤的野骆驼偶然到达那个地方的。原来那不是什么宝城，只不过是座早就被沙子埋掉的废墟。他刨到了一袋古钱和别的什么，跑来喀什噶尔想卖几个钱，可是没有成功。”

道台目瞪口呆了：“阁下怎么知道得这样详细？”

彼特洛夫微微一笑，故意说出秘密：“这个老头，是从赛义德巴依的庄园逃出去的农奴，叫依卜拉欣。他一直带着孙子住在靠近沙漠的河边，过着原始人一样的生活。赛义德巴依最近才知道他的下落。”

“赛义德巴依……”道台拍着额头，想起来了，“是不是贵领事馆发给他侨民证，要求立他为乡约的那个赛义德巴依？”